

家有二宝，幸福知多少

【文/胡倩倩】



假如把父母比作守护孩子成长的太阳，那孩子就是从天上落在地球的星星，每个孩子的降临都意味着幸福圆满、开启与父母的一世情缘。

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考虑是否要生两个孩子。上海人口老龄化，亟需新鲜血液的注入，但小夫妻们不想生、不敢生，即使克服了经济压力，两个孩子谁来照顾，怎么教育，未来发展也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究竟二孩对家庭关系、对这些年轻妈妈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近日，《生活周刊》受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的委托召开了“上海市二孩家庭生活与发展状况调查”专题研讨会。

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办公室主任魏迎娣、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托幼》杂志主编黄铮、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孙秀林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陈斌斌副教授、石门二路街道妇联主席于怡平、古美街道基层工作人员李争、李丹以及二孩家庭的家长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上，二孩妈妈杨丽君分享了她的烦恼。家中有两兄妹，哥哥正处在男孩子调皮的阶段，女儿则乖巧可爱，受到家里的万千宠爱，结果哥哥就成了被忽视的一方。其实，夫妻俩不是没有想到要照顾哥哥的情绪，但在生活中常常会无意中忽视了哥哥，导致他对妹妹的态度越来越差。

实实在在的二胎育儿经历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家长代表提出，父母们面对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是不成熟的，对二孩，会有更多的养育心得。比如，“孔融让梨”这样的传统友爱观念是不是需要与时俱进？能否在两个孩子中找到平衡？

专家们也指出，二孩到来时，年轻的家长的确成长了，但在教育理念上，家长们似乎并没有因为面对的是二孩而有所改变。比如受社会评价体系单一的影响，很多家长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只能给孩子报各种课外班。有了二孩，家长们依然为“起跑线”而焦虑，但同时，因为有过一孩的经验，部分家长又开始焦虑错过了培养孩子兴趣的阶段。

这种矛盾和焦虑，需要社会方方面面来干预。来自古美街道的基层工作者提出了培养孩子兴趣的重要性。她认为，家长们不必和“别人家的孩子”作比较，应该寻找适合自己家庭的相处模式，让孩子和家長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自信，树立正确的健康的教育观和育儿观，而不是被社会的潮流推着走。

古美街道学前教育模式注重适龄儿童学习习惯的养成，锻炼自主的能力，开发动手和认知能力，营造丰富的想象力，打破“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的传统教育观念。而且有资料表明未接受过学科教育的孩子只要半年就可以赶上小学的进度，且后续发展劲头会更强，相信也可以很大程度消除众多家长心中的顾虑。

二孩时代的另一个突出矛盾，是预期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和当前学前教育机构不足的问题。负责石门二路街道妇联工作的于怡平主席向我们披露，据计生部门的统计，石门二路街道2017年新生儿261人、2018年1—6月份新生儿仅97人，人口老龄化严重。而另一方面，该地区学习教育资源有限，石门二路街道现有一所公办幼儿园、三所小学，以及对经济条件有很高要求的两个私立早教机构。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质量，一些有条件的家长都倾向于选择价格较高的民营早教机构。

要解决二孩时代倍增的学前教育看护的需求，还要促进社区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互动和均衡发展，尽可能地提供百姓可选择的、普惠的、公平的、规范的教育服务，架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模式。

社会条件限制生育二孩意愿

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办公室主任 魏迎娣

二孩政策落地后，从女性立场出发，许多育龄女性担心生育二孩会拖累职业发展，从儿童角度出发，母亲最好有三年的脱产期陪伴孩子直到3岁。但现实中很难实现，也就导致了女性面临失业的风险。生育两个孩子，代表了六年的牺牲，也会造成母亲与社会的隔阂。所以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基于各方意见实现给微观家庭以指导、宏观政策以推动的全方位导向作用。



亲子是一种生活方式

上海市托幼杂志主编 黄铮

实际上，二孩政策放开后上海的人口增长并没有达到当初政府的预估值，很多家长不愿生孩子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教育。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因为没有兄弟姐妹相处的经验，会被动地迷信所谓的权威，网络信息的抗干扰能力又相对较差，年轻的父母更容易陷入迷茫。其实，从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教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教育确实可以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但对年纪小的孩子来说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家中，所以家庭的支持是最直接有效的。最好的教育是让亲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的组成，也有助于形成孩子的三观。教育顾虑的解决也有利于父母处理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城市快速发展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孙秀林

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城市快速发展会带来负面的生育效果：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低。不少青年正在陷入低欲望的状态，上海人不想生，外地来沪人口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在针对上海1000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只有25.94%的家庭表示想生二孩，更多家庭则因考虑到经济条件、教育条件和住房压力等顾虑不愿生二孩。生育意愿呈“U”型结构，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不愿生，与此相反，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生育意愿则很少受约束。相比于职业男性生育二孩的意愿，职业女性对二胎持排斥态度。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父母往往采用相对保守的传统教育方式，不仅是因为父母缺少专业的养育指导，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也有影响。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也需要一定质量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宏观政策的支撑。

二孩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副教授 陈斌斌

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跟踪了大宝在二宝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性格变化，发现由于二宝出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大宝和父母都处于高压阶段。有些父母在二宝出生后拒绝大宝对婴儿的接触，导致大宝负面情绪积累，产生在幼儿园欺负其他孩子的逆向行为。不过，二宝的到来不全是负面影响，很多大宝则在性格上积极发展、独立性更强的表现，在两个孩子年龄差较大的家庭里这样的情况会更多出现。这一阶段父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二宝身上，是否还能关注到大宝情绪的变化，做好安抚工作是影响家庭关系的关键。



母亲在生育二孩中得到的社会支持也会明显减少，更容易有情绪抑郁的倾向。此时，父亲的角色至关重要，适度给予关心、分担部分孩子照料的责任会很大程度上对高压阶段的家庭关系进行缓冲，更有利于家庭结构完成过渡。